

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少年成长与现代乡土社会的人性蜕变

□张志忠

里下河文学流派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和研究，少年成长与现代乡土社会的人性蜕变，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是我集中阅读了里下河文学网上一批中短篇小说产生的强烈感受。比如说，曹文轩的《蔷薇谷》，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朱辉的《长亭散》，鲁敏的《逝者的恩泽》，费振钟的《重新掩埋我的伯父》，王干的《让阳光叙述》，楚尘的《一九七六年的体育课》，庞余亮的《的确良的夏天》，以及“90后”作家庞羽的《怪圈》，都让我感受到其中涌荡的少男少女初长成的青春气息与认知世界的好奇或者忧郁的目光，感受到少年成长与乡土社会变迁、人性嬗变之互动关系的动人描写。

这当然可以追溯到汪曾祺的《受戒》，那个聪明活泼情窦初开的明海小和尚，他和小英子青梅竹马的少年恋情，如早春时节拂煦的春风，那么明媚动人。这样的作品固然有传统农业社会的乡土风情，却又不可看作写实。汪曾祺自己讲，这是写少年时代的一个梦。在我看来，这是作家自己和作品主人公的一个身份置换。少年心思未分明，却最具有撩拨作者和读者情怀的力量。

少年成长故事也是里下河作家群创作共性中的最大公约数。出生于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们，在里下河的土地上，在乡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然后纷纷考上大学离开家乡，除了刘仁前、庞余亮等少数至今仍然坚守在里下河的地面上生活和写作，大部分作家都离里下河渐行渐远，在他们的创作中，与里下河关联最密切，感情最诚挚，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少年时代的成长记忆，这也成为里下河文学的核心所在。

少年时期的记忆总是和学校分不开的，里下河的人家对于学习的看重，就在诸多作品中表现出来。曹文轩的《蔷薇谷》中，那个水贵如油的山谷，为了让离家出走的少女能够干干净净地学去，无名老人逼着她每天早晨要洗脸，而老人口渴的时候只肯咀嚼几个酸果。王干的《让阳光叙述》，讲述旧时代打渔人家女孩求学的艰辛与教师的悲悯之情。费振钟的《重新掩埋我的伯父》倾吐“文革”时期少年被迫失学的凄凉往事。楚尘的《一九七六年的体育课》对于体育课上一只皮球给孩子们带来的意外惊喜及随后发生的“反标”事件，以及雪崩般的悲剧后果，进行了精心的勾勒。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对于乍然而来的外部信息给王家庄村民们带来的惊奇与眩晕，“知识危机”的出现，以异想天开的喜剧方式出场；父亲从县城带回了《宇宙里有些什么》，同时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两者之间的差异，更是凸显了村民与现代知识之间的距离。

还有鲁敏的《逝者的恩泽》中的少女青青。作品中的第一主人公是远道而来的古丽，充满生命活力与酷爱美丽的她，走进红嫂和青青母女二人的生活，给这个沉寂的家带来了盎然生机，也让青青有了学习生活之余追求美丽青春的导师。就像明海从小英子的脚印中得到隐秘

的启示一样，古丽和她的儿子一道，唤起了青青的青春意识，这也是学习，在社会大课堂里的学习。作品中另一个少年人达吾提，也是一个非常机灵的学习者，他一心要用敏感的鼻子替代日渐失明的双眼，急切地用嗅觉观察认知生活中的一切，从村镇的每一条道路，到周围人们的每一种气味，令人惊讶于他顽强自救自救的意志。朱辉的《长亭散》，则是从当下习见的中学同学聚会入手，用今夕交映对比的方式，以今日浮夸喧嚣和权钱崇拜的现实，烛照当年校园中纯洁的儿女情长与师生情谊。

与之相应的是对里下河地域民情乡俗的编织。红嫂的小吃担子，按照不同的季节兜售糯米汤圆和炸麻团、咸花卷，镇上的百货店和裁缝铺，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鲁敏《逝者的恩泽》）。因为麦田里出现怪圈，带来发财致富的契机，少年三子家装了一扇橡木做的门扇，村子里的众人纷纷前来沾些喜气，然后纷纷装上价格不菲的檀木门扇，令人唏嘘（庞羽《怪圈》）。身背“历史反革命”罪名遭枪决的伯父埋骨之地的麦地和桃林，是一道独特风景，在《重新掩埋我的伯父》中反复出现。《长亭散》中的长亭，蕴含着“长亭伤离别”之意，却也是镇子所以得名的地标性建筑，又被挪作了经营有方的大酒店的组成部分。乡村学校的校舍，出现在多部作品中，可以勾起作品中已经长大成人的人们怀旧凭吊的处所。《一九七六年的体育课》中教室的两扇后门和门外的桑树，更是参与了作品情节的急转直下。

作家的笔下更为醒目的是河水和湖泊，里下河，当然离不开河水湖水。我曾经在作品讲读中分析过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中对于小河水的精彩描述。《地球上的王家庄》中，“我”8岁时的放鸭经历和村民们对地球的梦想就是围绕河水和乌金荡而展开：“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它就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那是一片特别阔大的水面，可是水很浅，水底下长满了水韭菜。因为水浅，乌金荡的水面波澜不惊，水韭菜长长的叶子安安静静地竖在那儿，一条一条的，借助于水的浮力亭亭玉立。水下没有风，风不吹，所以草不动。”世界地图给乡亲们开了眼界，也让他们担忧着圆圈的地球怎么能够让大大小小的河水湖水保持平衡，不会一泻千里倾倒消失，“我”为了追寻河水流入海洋的“真相”经历了一次大大小小的生死冒险。王干的《让太阳叙述》中，身为学校教师的“我”，闲暇之时来到河边，“西天的红霞像红绸飞舞，校园、人脸都印上一层橙黄色。我信步来到学校的小河边，只见河水轻接一朵朵晚霞欢快流淌着，两岸杨柳仿佛被感染，也轻轻曼舞起来。对岸紫色的蚕豆花在清爽的晚风中传来宜人的植物香气，我沉醉在水乡的残照夕景里，踱着步，想找一句古诗来概括眼前之景。”应景的诗句没有搜寻出来，却遇到了每天从河边打水洗讲台的贫穷而善良的学生许稻香。这也自然而然地让我们联想到《受

戒》中小英子划船送明海去剃发烧疤受戒前后关于行船的那一段华彩文字。“河流叙事”也许是破解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一把钥匙吧。

少年情怀总是诗。少年时期正是初步走向社会、认知自我人之现实的开端，面对丰富繁杂有待认知的种种现象，他们不由得睁大好奇的眼睛，张开浑身的感觉器官，全方位地接收来自外部和内心的信息，感受性的经验来不及经过理性精神的消纳和处理，凡种种都是暗合于文学艺术推崇感受性和陌生化的规则。

在现代乡村，少年情怀还有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巴赫金所言，成长小说的双重蕴涵，个人的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叠合。巴赫金在论述“成长小说”主人公时所说：“人与世界一起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经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于两个时代的交叉点，处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寄寓于他身上，通过他来完成。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人”。少年成长的故事，流贯在里下河作家的小说中，与此同时，少年成长的环境也在发生着剧烈变化。传统的乡村社会漫延数千年，但是在近代以来，却进入一个跌宕起伏柳暗花明的大转型时代，每一代少年都要面对不同的时代语境，都要或多或少的在自身经验中闪动时代的折光。前述汪曾祺的《受戒》氤氲于世外桃源的气氛，也可以称之为“前现代”乡村的最后一抹绚丽余晖，它的旨归却是十年内乱结束以后伤痕累累饱经摧残而亟待抚慰的社会心理。对于“50后”、“60后”作家而言，他们的少年生命记忆大多执著于“文革”经验，曹文轩的《红瓦》，毕飞宇的《平原》，费振钟的《重新掩埋我的伯父》，楚尘的《一九七六年的体育课》，不约而同地凸显个中的沉痛与苦难。鲁敏的《逝者的恩泽》时代背景非常稀薄，但是，从封闭蒙昧的“王家庄”（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到走出小镇走向西部进行铁路建设的陈寅东，再到从西部远行而来的古丽，不也是不同的时代使其然吗？“90后”作家庞羽的《怪圈》，与他的父辈和兄长们并列在一起，当然很显稚嫩青涩，文学的功力有所不逮，我看重的是她捕捉时代气息的敏锐。在市场化的时代，人们衡量事物评定价值的尺度发生根本的改变，一切都要从金钱收益着想，从“钱景”可观时村民的古之若惊，到前景不妙时人们的弃之如敝履，可见人心不古，今是昨非，活脱脱一出后现代的闹剧。王家庄的村民们为了距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的世界景象争论得热火朝天，《怪圈》中的人们哪里有这样的“闲心”呢？当然，不必把市场化看得一无是处，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曹文轩《蔷薇谷》就敏锐捕捉到时代的新气象，无名老人种植的大片蔷薇，本来远在山中无人识，被有眼光的商家收购制作香料蔷薇露，不但改变了老人和少女的贫困状态，还成为后者读大学的学费来源。这也是时代所赐，赐予作品中的人物，也激活了作家的灵感。

而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如《香河》中的琴丫头，《狐雕》中的许素玉，《情窦开》中的姚春花，则被动地接受了里下河女性传统中的纲常伦理，或嫁给强奸犯，或因丑事败露而自杀谢罪，再现了里下河女子在民俗传统中的悲剧性命运。刘仁前、顾坚、刘春龙、薛德华等作家所反映的里下河镜像，成为一个日渐消逝时代的景观记忆。在21世纪乡村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的大时代背景中，“香河”“垛上”的原生态人性具有标本式的意义和价值。

与镜像式地反映里下河人性人情相补充，毕飞宇、杨铁平等探索型作家，则在人性的复杂、深邃、变异方面，进行钻井式、爆破式的挖掘和表现。观《平原》，则毕飞宇的聪颖、犀利、泼辣可见一斑。《平原》中的“王家庄”，不再是恬静而唯美的传统里下河美景，而是充盈着意味、神秘，以及信仰缺失背景下的乡村宗教乱象与伦常败坏，写作手法上近似现代派、荒诞派等先锋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的广泛多元，还是在创作手法方面的兼容并包，里下河长篇小说从传统乡土的现代转型起步，不断探索城乡文明交互变化带来的人性变异，在对社会历史、现实人生、性灵鬼神与幽冥空间的挖掘方面颇见功力。里下河长篇小说所达到的内涵与深度，引领“文学苏军”不断向纵深开掘，是当代长篇小说研究不可或缺的版图。

在当代里下河长篇小说中，刘仁前的《香河》《浮城》《残月》、顾坚的《元红》《青果》《情窦开》、庞余亮的《薄荷》、刘春龙的《垛上》、朱剑的《太平庄白话》、薛德华的《狐雕》等作品，是一组相互印证、聚焦呈现千年里下河原原生态文学的现实主义系列小说，动态地绘制出一幅波澜壮阔、浑然天成的里下河水乡生活场景。刘仁前“香河”系列小说中的柳春雨、柳成荫，顾坚成长三部曲中的丁存扣、朱天宠，刘春龙《垛上》中的林诗阳等人物形象，反映出典型的里下河人性格，青春的血性与魔性，不断经受顺其自然的水性、千年民俗的日常性调整，最后在现实传统、民俗乡情的妥协中，成长为一个顺应传统、时代与日常伦理的正常人和成功者形象。

以狗世界的忠义道德和新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的渗透，讽刺了洋中村人性的沦丧与异化。杨铁平等对现代乡村社会的全景爆破式呈现，直击了乡村治理中的各种矛盾，提出了中国现代乡村意识形态的坍塌和美好人性的复苏与建构问题。

人性的复杂与善惡，是千古谜团和难题。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云端之中，人性的复杂得到了深入的挖掘和呈现。在广袤的文学园地里，古典主义者坚信美好的人性理想。以曹文轩、李有干、曹文芳为首的盐都籍儿童文学作家，秉持朴素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创作了带有唯美倾向的《草房子》《青铜葵花》《大芦荡》等众多儿童文学作品。同为直呈里下河人的苦难，曹文轩以苦难历练少年的勇气和人格的坚韧，肯定善超越一切，以道义、苦难、美感，开拓儿童的“无限宇宙”，塑造未来的民族性格。在《草房子》一书中，曹文轩通过塑造“秃鹤”这个儿童形象，挖掘了“秃”这一生缺陷带给孩子的痛楚，自卑与尴尬，探究少年如何在正视自我缺陷、人生痛苦中获得尊严和成长。李有干作为老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提醒儿童要适度关注生活的沉重与命运的挑战。《大芦荡》《芦席》一章中，“我”的外婆将死，睡到了地铺上。“按照大芦荡的乡风，临终前的老人要从高铺上抬下来，在地上摊些稻草睡地铺，咽气后再抬上搁好的木板，后人就会往高处走。”在外婆咽气前的一刻，外婆仍以仅有的一点目光暗示着“我”的父亲给她翻个身，因为“给即将离去的人翻个身，儿女日后才有翻身的希望”。李有干通过对死亡场景的书写，写出了大芦荡人对于子孙后世幸福生活的期望，生命的消逝与传承由此呈现出一种生生不息、永恒向善的力量。李有干是曹文轩的文学启蒙导师，他们师生共同向世人传达着对善良的坚守，对正义的弘扬，对美的挖掘和表现，主张为儿童创作出打好“精神底子”的文学作品。

里下河长篇小说家聚焦里下河的共同书写，既承接了里下河地区千年的文脉传统，反映了里下河先民的审美气韵与人格风貌，又直面当代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阵痛与蜕变，与时俱进地揭示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问题与农民的复杂生态，为人们客观地思考里下河文脉传统与当代文学价值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当代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人情

简论里下河长篇小说

□王洪斐

江苏里下河地区，南依长江，北近淮河，西有大运河，东临串场河。千百年来，里下河地区经历了从大海到海湖、海湖到平陆的“沧海桑田”之变。里下河文明实际是大海、大江、大河共塑而成的黄河水文化。由于海岸线东移及海水冲准等历史地理因素，里下河文明从水文化缓慢趋向陆文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民俗风情、文艺创作、哲学思想也随之变化，文学家、艺术家的地域分布、文化哲学与内涵，均因此而迁移、变异。元明清时期，《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窦娥冤》《桃花扇》等一大批古典名著，与以扬州、泰州、盐城、通州、楚州为中心的里下河平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该区极为发达的长篇叙事文学传统。一方水土一方文，以海盐文化、运河文化为滋养，以泰州学派、扬州学派为根基的里下河文明，是一个儒道兼容、南北联动、彼此开放的动态系统。这种动态系统和长篇叙事文学传统的积淀与传承，复现出当代里下河长篇小说的繁荣景观，形成了里下河地区三大长篇小说作家群，即兴化籍作家群、盐都籍作家群和东台籍作家群。这种高质量长篇小说作家集群现象，为当代长篇文学界所独有，是千年里下河长篇叙事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型。兴化籍作家群，以毕飞宇的《平原》、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荷》、刘仁前的《香河》、顾坚的《元红》、刘春龙的《垛上》、姜广平的《蚌河河畔的爱情》等一大批“60后”作家作品为代表，是里下河地区最有影响力和创作激情的长篇小说作家群，集中地继承了中国乡土小说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乡土风情、乡村权力政治和人性变异方面探索颇深。盐都籍作家群，以“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为代表，聚集了李有干、曹文芳、陶林等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草房子》《青铜葵花》，李有干的《大芦荡》《蔷薇谷》，曹文芳的《紫荆河》《风铃》等，以儿童在里下河乡村苦难中的历练与成长为主题，表

当下文坛中的散文创作貌似繁荣，其实乏善可陈。所谓文化散文、历史散文、乡土散文，吓人的不少，动人的不多。散文作品如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优秀散文如门可罗雀，荒凉山庄。

在这众声喧哗中，温文尔雅的李明官，携一卷《范家村手札》（凤凰出版社2015年4月版），从容不迫、浅吟低唱，仿佛从远古走来，使我们在“呕哑嘲哳难为听”时，“如听仙乐耳暂明”。

2017年10月，江苏省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揭晓，李明官荣获散文奖榜首。授奖词称赞《范家村手札》在追求“古风”之中颇有中国小品散文的语言神韵”。

追求“古风”，当为李明官散文平淡舒卷风格之定评，自然言之有理。但我觉得，《范家村手札》是座宝藏，如果从散文艺术的角度来细读此书，还可挖掘到三块宝贝，也可说这是李明官散文最为稀罕、最值得可圈可点之处。

一是真诚。《范家村手札》是真诚的，真诚得好比一汪碧水，清澈见底。散文贵在真诚。中国古典散文传统，从先秦诸子，到汉代司马迁；从建安文学、六朝小品，到唐宋八大家、明清公安、竟陵和桐城派，一直倡导“修辞立其诚”、“为情而造文”。李明官深得其中三昧。

没有文化散文的架势，也没有抒情散文或叙事散文的标签，更没有装腔作势或无病呻吟的散文通病，李明官以其真切的生命体验书写，字里行间飘动着一位游子与故乡难分难舍的悠悠情思。做过范家村主任的李明官，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情深意长，情感从肺腑中自然流出：“坝头河坎，沟沿渠畔，让人从心底生出无限暖意”；“阳光明媚柔媚，秋风翩翩袅袅，河水清明如镜。在这样清博的背景下，这些本质的植物，愈发富有诗意……”暖意和诗意，汇集成《范家村手札》的主旋律。

于是，我们从《柳花》中看见“灵巧的女孩子，还将柳枝揉搓成柳花，挨挤于梢端，别上胸襟”；从《晚饭花》中听见“在滚动着的薄薄的暮霭里，晚饭花精致的小铃铛一齐摇响，那是一支支惟心可察，耳不能闻，只须意会，不可言传的天籁”……古朴、闭塞、原生态的范家村哺育了李明官，赋予他生命的血肉和灵魂，也赋予他与生俱来的羞怯、敏感、自尊和坚强。

自然地理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自然地理给作家建构文学地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活素材。而离开故乡多年之后的李明官，由于空间的转移，重新获得了一种观照故乡的新眼光。正是这种空间迁移之后的目光，照亮了原本隐晦不明的故乡一隅，使《范家村手札》获取了与乡土启蒙批判或乡土牧歌之恋的不同文学景观。

惟有真诚才能够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家村手札》是一部平实鲜活的村庄杂记，立足大地，恭敬乡梓，让散文回到生活本身，还原了生活艺术的本质。李明官以幽微细致的笔触，呈现了里下河一个普通自然村落的春华秋实与人事更迭，摹写了一部村庄历史，同时表达了自己对故土的深情守望和殷切期盼。

二是安静。《范家村手札》是安静的，安静得仿佛天籁之音，如入仙境。“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一支支晚饭花灿然艳艳于夏日庭院；一簇簇芦声微微动荡于寂寂秋光；一条条小船轻轻穿行于门前小河；一缕缕炊烟袅袅摇曳于瓦房屋顶，也摇曳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里下河风景画……一声声浅吟低唱，使得空气中弥漫着一派清新。不需要撕破嗓子抒情，不需要挖空心思排比。天地在这一瞬间万籁俱静，只有这一篇篇散文，犹如一支支绿岛小夜曲，静静地随风传来。

李明官散文中的安静，氤氲着缅怀往日时光的缕缕乡愁。乡愁，应为文学创作的母题。屈原涉江悲怀，难舍旧乡远逝，成千古绝唱；李白对月惆怅，勾起乡愁万种；杜甫闻官军收复故园，涕泪满裳，写成生平“第一快诗”。而乡愁母题在散文创作中则更具突出的活力与魅力。既然人类家园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之外，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将寻找精神家园的标的指向了城市之外，指向了大自然。

在这一愁绪萦绕下，《范家村手札》多为回忆性的散文。全书分为《草木春秋》《园圃之望》《村庄生灵》《生民之什》《衡门之下》以及《岁时记略》6个篇章，由近300篇小文组成。李明官用工笔画一般的细腻笔触，将过去乡村中的人和事，田野里的庄稼、庭院中的花草树木、屋前屋后的蔬菜藤蔓、飞鸟家禽，勾勒成一幅幅昔日生生不息的“田园风光”，让人在字里行间领略到远去的风俗人情、乡村美景。这些小巧玲珑、清新俊逸的散文，串成了一串璀璨美丽的乡愁珠链。

那一缕缕乡愁如烟如梦、美轮美奂，朦胧而又清晰，宛在眼前又袅袅飞散，但总有一种暖暖的东西温暖着我们的的心灵，让我们体会到作者那浓浓的白云亲舍、桑梓情怀。“而今，这一切皆成为过往。村庄的嬗变、迷惘、阵痛，乃至湮没，在我手札里俱有记述。然而，万语千言，却再也唤不回一抹远逝的清波，一弯尘封的巷角。”《范家村手札》一方面流露着李明官内心对乡土的眷恋，另一方面透露出他对逝去的乡村“风景”不能忘却的痛。

“现在的村庄已经没有往昔的热闹，随着人口的迁移和环境的变化，一切正在逐渐归于‘沉静’”。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家村手札》既是李明官自己对故乡故土的一段记忆留存，也是为这座中国最普通而又在城市化的风雨中嬗变的小小村落所作的脚注。

三是雅致。《范家村手札》是雅致的，雅致得仿佛一轮明月，独步瑶池。相对于粗制滥造的散文，或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散文，李明官散文随时随地便透出一种雅致。那是一种美好脱俗的韵致，是一种静默之处的涵芳，雅致入画，雅致如诗。

在《水瓜》中，田园风光令人羡慕：“园地里也热闹，冬瓜披纱，茄子着袄，一白一紫，相映成趣……”在《稻谷》中，农耕之乐令人向往：“天是那样蓝，云是那样饱满，布谷鸟仿佛就在我们头顶鸣唤。父亲黝黑的脸上，充满了劳作的快感……”李明官传承古典散文的文化基因，从笔记散文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并加以接地气的内容，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颦一笑，举凡花鸟虫鱼、春夏秋冬、喜怒哀乐，尽在他那趣味盎然的笔下栩栩如生。

《范家村手札》还借助《诗经》《尔雅》中丰富词汇，如“蒹葭”对“荷花”、“红蓼”对“游龙”等，表达充实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无论是写景、抒情还是叙事，都有锦上添花的效果。

从写景上看，书中以清新而华丽的词藻，把大自然绮丽的风光描写得维妙维肖：“春晴里的翩翩蝶翅，熏风中的悠悠虫鸣，甚至秋风萧木，寒夜斗柄，俱为日暮乡关之思……”一年四季，蝶翅、虫鸣、萧木、斗柄，各具特色，俱为黄昏极妙之精……”“果树倒垂，秀水涓绕，暮云平处，炊烟四起，村庄布局曾经如此精致……”“绿树、秀水、暮云、炊烟，用蒙太奇镜头，由远而近播映出一幅水墨画，点染了典型而迷人的里下河风光。

从抒情看，书中丰富的词汇把人物的情感和动作刻画得淋漓尽致。例如《柳花》：“春兰看人时，总是用眼梢之余光为瞥，半侧着脸庞，因而让人更觉其可爱……”余光为“瞥”、半“侧”着脸庞，农村女孩羞之态、小儿女之情，跃然纸上。

与此同时，书还夹杂着一些奇思妙喻，如《红蜻蜓》中“五月仿佛一位拖着大辫子的村姑，在幽长的巷子里疾走。一晃眼，便扭着腰肢，无影无踪了。心中横过一抹莫名的惆怅。”作者的“惆怅”，本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仿佛美丽村姑扭腰而去，这“惆怅”就具体而可见了。《诗经里《关雎》中“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大概就是李明官的这种“惆怅”吧。于是，“惆怅”就闪现出鲜活的灵气和勃勃的生机。

写景、抒情、浅吟、低唱，清词丽句扬扬洒洒；生长、死亡、劳作、轮回，乡村叙事朝朝暮暮。由此便形成了具有古典诗意的崭新意象，也彰显了《范家村手札》神秘与伟大的生命意蕴。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孙建国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

李明官《范家村手札》在众声喧哗中浅吟低唱